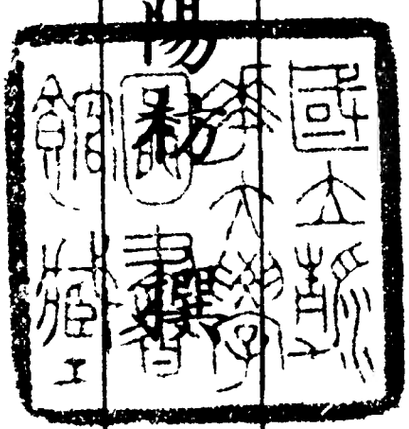
宋陽枋撰



字溪集著錄

昌世仕宦之會著衣裳之會著多事未稱之華著未稱之服必喪衿羅綺穀紈縷紬絹衲絮縕敝澣濯

余謂三世仕宦子孫必靡麗新鮮華粲絺繒繪畫時樣音玩珍貴殊異彩以詡俗而勝人食不肯疏食

菜羹粗糲豆麥黍稷菲薄清淡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為之巧鏤簋雕盤方丈羅列此所謂會著衣喫飯也殊不知極盛者極衰之證奢華者寥落之基豐腆者貧薄之由富庶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頽蒙窮奢極靡惟口體是供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俗言某人甚了辦余謂了辦甚害事夫了辦而不惟上之人旨意私徇是從不害民不任己不任性不倚勢不作威

而了事辦事固是賢材實能常見今之所謂了辦只是一切不顧不問是非不識道理以勢力驅迫刑威捶楚暴虐殘忍取快目睫如此了辦是為鬼為蜮豺狼邪魔之謂也上之人從而稱賞任用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俗言某人甚圓余謂圓熟不如鯁介之人圓熟乃是無是無非無可無否同流合污鄉原之徒此等阿媚容悅竊富貴盜聲名無益於國家之盛衰存亡今所謂和鑼槌者是也亦癡疣而已矣　俗言今時幼小童兒甚靈

人便揚揚自肆以為經庫書匱傲視一世輕忽慢罵開口嘵嘵誦數千萬言以驚駭誇耀中等以下之人此已失之本心務悅於外不足以為學矣世人又從而誇美稱譽之學而止此可哀也已　俗言某人迂闊古椎余謂迂闊古椎正是好處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孟子言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孔子生於春秋未嘗不浮雲不義之富貴孟子生於戰國未嘗舍仁義以徇權謀孔孟豈不甚迂闊而太古椎哉人生斯世寧

使人稱迂闊不可使人說軟媚寧使人道古錐不可使人道利器何往而不得我心哉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具晨夕與人言及所奏事所為事以告天人問之曰苟欺於心則靦於語其敢告上帝乎看來只是自謹自持是初學的事日日告天不幾於褻天只在面前作事是時天自知了　范文正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一日所為事相稱則鼾睡熟寢否則終夕不安明日必求所以稱之余謂一日奉養只以恭儉為本

不必計事稱不稱若做得十分好事飲食奉養元只儉約若無事可做則儉節亦無害　先正有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色與風如何避得只是自家謹審保守便得空心茶中夜飯當喫則喫不可為常　酒誡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却生事此只好與下材之人言中人以上便說不得　呂滎陽言伯祖行父題壁云但畏賢人之議論不顧小人之是非賢人議論自是當畏

小人是非亦豈全不顧得他亦有時說得是當天下事只管是我做教是合道理便好賢人小人是外面說話

康節先生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到處應無切齒人此近仙釋言語聖人治天下須有慶賞刑威若無一點皺眉的事有甚分曉此語是康節自說他自己初不以訓俗令人自體認之方好　劉器之云有盛待制名濤者常有一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置身法度中不可受人指點猛看似好然女子當終身在法度中行

豈但室女為然恐人不察便道從人了可以舍法度則大害理　本朝先正說喫得三斗醶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然末節細故則自是當忍若事關大利害如何用得包荒只是時下包涵不容淺露其實投機應變間不容髮古人云皮裏春秋便是外面寬和而中則別白不然是一個和鑼槌持祿保位伴食宰相何益於人國哉　山谷先生言男女婚嫁緣渠墮地自有衣食分際令人終日蹙眉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

湛然何有不足之嘆耶余謂終日戚眉固不是但人倫中君臣了便是父子若不盡倫何以為人父父子主恩為人父者當止於慈教之誨之養之鞠之長則為之擇配凡所謂恩與慈者亦無所不用其至只是不可悖理傷道貪黷貨財以愚子孫諺所謂不為兒孫作馬牛者是矣不是都管他也父母於兒女無恩慈却要兒女盡孝敬有是理乎山谷之語近佛老矣　余讀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常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世家所

奪人皆以為善余謂田宅恁其得之自然何必居窮僻
處子孫當遺之以孫謀義方賢則良田美宅亦自可保
若不賢則窮僻瘠鹵亦不能一朝居豈能無為人所奪
乎　陳瑩中子姪勝衆常出瑩中詩示人云仁者難逢
思有常平居謹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厚語言
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
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言甚當理　康節言好善
詩云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甚切當便是

見善如不及的學力　寧可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語也害多少事晉記麴粥說羅仇勒兵向西平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滎陽公呂原明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寧人負我我不負人　呂正獻公常薦常夷甫夷甫後老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余謂明道此言極忠厚長者陳希夷先生有云得便宜處落便宜康節先生云落便

宜處是便宜余謂康節語不若希夷之寓誠然便宜字亦不必說　晁氏客語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余謂人自老之言當理而當與天地齊畢則非也　性善先生歎乃孫服之華楚乃引懷中短布衫示諸生曰吾法從儉約不敢自足常教他們等你地步到那富貴處享亦不妨今便如此是自滿也某謂若到自己合當得的富貴處亦須節儉不可享用太過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夫身者家與

國之本古之君子所以愛其身者非私於己而忘斯世也身之安危關天下之休戚安其身者正所以安天下國家也天下之理亂有天焉有人焉孔孟之於天下固未嘗一日不切切焉不扶持人極而至於道之不行則必歸之於命蓋既盡其在我而莫如之何者天也聖賢於此不過仕止久速當其可以合乎道而已　見善明用心剛余謂惟明故能剛不剛本於不明　今時雖有用君子之名而無用君子之實苟用之只在用得着與

用不着耳晦翁論漢武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世上那有此差遣　何道夫訓子文合下兩句云禮三拜佛誦一卷經便差了又次言禁私慾止行利益事度性善言作利益事不是私慾莫如何富貴則業力滋侈貧賤則邪魂不干如此則便是乞丐人時則鬼不近也　性善言女壯勿用取女只是言陰陽之理如此然今人取婦亦須是採擇方得余謂前賢有言人皆知擇婿而不知擇婦婿易見而婦難知女子處深閨之中

只些子間便是天淵之判別了　如今人只箇箇要學時樣以求容悅吾人幼學壯行到此處量宜造事見可知難勿失良心可也時樣不必盡學有不得已則求與畧相似而無慊於心足矣　孝子用心誰不有之奈何今時學非古學古道遽亡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便自以為極至世所無矣舉世亦皆以為某人極孝衆人莫不敬嘆尊仰而稱譽之是以人子之心便自慰足滿假施於德色若能拔乎流俗斯可謂之孝矣　河南遺書載

夫子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子所好必有大於富貴
利達者但言不可求則亦有可求之理盡心倫分使俯
仰無怍動合理道便是夫子求處然其施為注措之時
亦無所謂求之心只是合當如此而已　答誼儒姪
曰書來言已為前姪婦修塋議葬此事是矣胡為又以
巫師之言而輟所謂穿壙而隣家災亦偶然耳況羅事
追呼乃官司常行初不是來追呼如何脩墳不修則官
司不問米事邪東家懲羹西家吹韲亦一段可笑而又

便是難往事已矣後更謹之

社稷祈雨祝文 代趙廣字

粤自去冬戎馬踐襲此邦之民存三之一代庖肆虐横政百出本根傷殘膚髓追瀝芽蘖僅生驕陽爍石千里焦枯寸苗不入天之殄民奚至此極嗚呼何辜今之人旱既太甚寧丁我身茲長吏之責毋害我田穉益之以霢霂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實惟社稷

祭文昌祝文

坤文炳靈神生西蜀濟濟多士居馬司祿有儒衣冠莫不恭肅時維仲春典祀不黷酒醑潔清蕭蘭郁馥衿佩濟蹌觴俎離陸升降周旋齊明盛服著于外心摯跽拳曲誠意正心念念謹獨孝弟温良忠信輯睦踐實履真黽勉勤篤種學績文晝憩夜燭盡此内心神其來福洋洋在上歆此誠告

雷神祝文

雷雨之動滿盈物之所以屯也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

指食息以壽以康季男濫恩乘障珍南千里挈家牽舟泝江寸心隱憂寢食不遑行次龜陵敬辦片香虔修祀事仰答鴻龐得假餘息恩斯不忘

觀音殿祈晴文

黃閒石田喜麥秋之在望晴連巫峽憂梅雨之踰時惕息熏爐凌兢請祐冀大造仁心之感憫小邦粒食之艱倏爾開晴麗東方之日出居然刈熟卷南畝之雲連亟荷垂休敢忘報德

大寧諸廟祝文 代趙守

寧俗近鹽人惟利薰有來漁獵智巧紛爭一經蹂踐戶口凋零邦雖號富編民食貧某貿然負乘昕夕凌兢公以涖事廉以持身嚴以束吏寬以紓民邪枉必戢宽滯必伸知過則遷聞善則行顧力所至惟材所能冀無負大閫愛護根本之盛心而戢寧此邦之人神其相予此忱

祝文

某尋師逐食六過瞿唐跪起靈祠旅薦芬鄉黔巑攅學羞蝗太倉陶情翰思蓴肥菊荒成滿投幘巾車故鄉子季仕夔千里趍旁告以君禄斗升共嘗罷種杞菊復謀稻粱攜壯挈穉龍山之陽顧瞻明神在上洋洋律修菲祀飭體之常歲脫疲苶命子潔觴聚指逾百託蔭依光四序推遷洪雲高張恩斯勤斯何日而忘

峽州紫陽十先生祠堂祝文　顏魯公真卿　歐陽公修　字永叔　元城先生劉安世　老泉先生洵　東坡先生軾　潁濱先生轍　伊川先生頤　正公山谷先生庭堅　字魯直

鯈山先生郭忠孝伊川門人
願正先生郭白雲鯈山之子

天運間氣鍾英炳靈魯公精忠昭揭日星歐公肅哲月
霽西陵稟姿貞固令譽元城旅處懷資所存者神蘇擅
儒宗文章天下正公道學太史善價咳唾珠璣輝華次
舍萬古不磨所過者化鯈山白雲妙窮羲畫先天後天
布在方册伊傅發揮坦然明白玉韞珠藏神返其宅荷
與休哉道無存亡流行斯世仁見謂仁智見謂智忠質
詞華剛健純粹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皎皎流風千古江

山紫陽新祠卧雲扁顏覩象懷人炳然如丹妥佑此邦
接武衣冠

涪州北巖秋祀祝文

竊惟文拘興爻箕繫述疇繫明返魯傳成遷涪大聖真
賢今古同流易傳發揮義文孔周浩蕩汪洋乾坤與侔
淑人無窮綿祀千秋伊川

孔子之道以魯而聞伊川之學由鈍而傳自保終身顧
行顧言逃僞之什嗣之文三畏六有景行高山宿饗

有傳巖因先生而有先道晦而明名久而彰從祀四賢無愧茲堂 晏蓮蕩

又晏蓮蕩祝文

某仰惟先生寧宗朝毅然志道萬里尋師閱三年而後聞易於考亭以歸十有餘年至於戊子而先生之學始傳又二十有餘年至淳祐庚戌從祀於北巖而先生之學始顯甚矣道之難聞而難行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古之聖賢其道不見信於當時

而終必行於後世者窮達之勢使之也何患焉某解官黔南絶意仕進將欲涵詠先生之道以怡老遺世而涪守李使君力命主堂長事既謁北巖之祠又拜於蓮蕩之塋平山蒼蒼渠水洋洋忽後瞻前月霽風光靈爽在茲歌此一觴

庚子奏名謁三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不惑之謂聰不蔽之謂明不偏之謂正不曲之謂直某幼聞此於師壯學此於身行

將筮仕期以此及於民神其依之

祭水府文

伏以淵淵浩浩潤萬物而先五行混混湯湯納百川而放四海功用如此真靈職之既藏垢而納汚宜澡身而浴德潔己以進咸與惟新恭惟云云品列于三數主于一獨妙淵深之德難名滌濯之功有難即除無厄不解輒伸孝志仰叩真聽伏望河海其容涓流不卻俯察寃哀之懇廣開解脫之門後呪前陳一洗積年之濁先魂

近識均淘此日之清不滯源泉同登彼岸

祭龔三弟貢元堂長文

顧惟同胞鼎之三足長兄不幸早世惟某與弟形影相依從師問學夙夜勤瘁勉嗣前烈某庚子叨第老不欲仕弟猶奮發隻身南遊期於有成歸光儒門此弟之志也既薦不第東猶東南於焉久留豈弟之心哉丁未之夏某送子入對胥會西湖之上吟風弄月怡愉對床不勝其樂弟勸兄留兄勸弟返不能相謀東西各別脉脉

臨岐曷勝嗚咽鴈影一分萬里魂絶十書九不到何以為懷哉成都別時弟許甲寅西歸癸丑收書又復慫期約遊南岳某日夜相望冀一相見聚首商畧避世優游遺老今年春鄉先達有召對者某丁寧修書約與弟會豈謂弟已於去年仲夏不救嗚呼痛哉兒輩已久聞喪遇某病不以告禮制哭泣於是有缺甫衰麻三十日而奄及小祥手足之義大有不滿可勝痛哉稅喪有禮我不敢廢某未第食貧不能留弟於蜀既仕祿薄不能迎

弟于南使弟流落萬里辛勤而歿生不得相養病不得相救死不得斂衾喪不得盡制某之罪也終身之痛其有窮乎弟自幼能悅親事長事先妣極孝敬某與兄姊皆不逮也先妣鍾愛無晷刻不念弟此事可以格天地而通神明加之勉勉勤勤尋賢師友德行文學世罕其匹兄謂弟必膺五福而止乎是真可悼也一孀二孤已命男少箕炎卯專遣人往撫州迎接歸川侍奉教養某未即死尚能顧茫俾克成立以慰弟志弟之著述亦囑

姪損收藏歸川以圖刊傳九原庶無憾也弟疇昔謂魂氣則無不之兄聊奠一觴以寫誠篤昭明有融髣髴來歆

祭趙景賢使君文 汝廩

何其乎蒼蒼哲人萎兮邦之良期德業之久大慨修短其無常仁不必壽德不必昌深培何係乎完久邁種豈偕乎綿長襟春風兮芳辰早歇稟厚氣兮急景飄揚展也視履嗟乎考祥使樂善之日沮而悖德之滋狂闋風

俗兮盛衰係正理兮行藏公止於此云胡不傷公資稟
高明才華卓出好語開口妙句落筆貫百家而剖析飽
信史而涉歷齊漢儒兮不羣輩謫仙兮俊逸厭華摘實
反求六籍詠詩之性情用禮之文質語孟觀其會通典
謨究其精一既又即日用常行而參之於易戰野於銅
峽之遇敵設險於渝江之城壁秀屏禦寇兮擊蒙昌溪
井收兮勿幕涪會廣振民之惠黔巑公施溥之溢歲晚
兮理益明官窮兮志愈立公於易蓋自得之力行之非

祭王隆州敬伯文　諱謹　禮

惟公金華毓秀婺水鍾英接東萊之風而遠乎儕輩聞晦翁之學於潘李諸賢而慕其為人歷時態之既久閱世故之已深有事可武無事可文寘彼周行優於撥繁而治劇守固邊圉毅然排難而解紛明足投機變於一髮剛足任重寄於千鈞擊通泰之孤柱息唐鄧之塵氛躐之武而前躅邁夷吾而比肩念西陲之急材慨然登蜀道之難歷埋安流成雪黔巑巖以束吏廉以持身儉

以足用寛以愛民耡其強梗之害伸其柔弱之情儉巧遠罪而服其斷悍敵畏威而敬其明民俗熙其與與士風郁乎彬彬惟其主於中者定所以閲二載而四境之内民和物阜而長春顧某父子辱知最深始排浮議而察其無他終孚實意雖金石莫喻其堅凝期弭蓋於長江俾聲迹言論時得以相聞公未解維予先投簪稠疊乎惜別之書委折乎勞問之言峽風驚吹訃音忽傳始駭未信已而果然嗚呼南疇主人止於斯邪摩圍誨言

卷韶在耳渝城賜章蕭蘭溢紙隕涕三秋送君萬里巫山高兮崔嵬瞿唐靜兮清泚魚石慘兮欲移象瀕愁兮倚峙善人兮云亡時世兮殄瘁嗟婺宿之精靈一去兮不復還惆悵乎隨楚黔巫之人結長思於千祀某病足莫前遣子奠跪一慟心摧忍望靈几

祭張朝舉文

學古人令言行純實蘭蓀其芳松筠其質文敷春華心明秋日用桑非流體剛不激玩書燈青延賓盃白我官

黔中和光得挹儼乎在瞻温乎其即談喜汪洋事皆根
極有來七年交好愈堅茗椀芳尊月户風軒無魚不書
無鴈不牋顯同光塵隱居青山我歸自夔艤舟浩水相
期從容商酌義理去鄉加憂得朋而喜魯曰幾何遽此
契闊峽澍滂沱黔流湍決蛟螭喧砅罔象猖獗怒濤湃
澎孤舟震疊馮夷懦慵江靈畏怯坐視吉人不容數脫
天可問乎嗚呼汨羅自投而三閭以靈水中捉月而詩
人以神抱道而沒者未必真溺枉道而生者猶為陸沉

過涉之凶不可咎澤滅木尤足以表獨立不懼之人君可無憾於此矣

祭友人伏德華主簿光祖文

嗚呼德華天何予之厚而奪之速耶志度恢擴不拘小器有用世之量天之厚吾德華者深矣讀書窮理務在造詣有用世之學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運量注措切中事機有用世之才天之厚吾德華者得矣容貌魁梧離倫絶類有用世之軀天之厚吾德華者著矣漕省連

魁時方壯歲有用世之地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開太平正人心扶善治人方以遠者大者期之千里驅車半塗折軸何天奪吾德華之速耶賑窮恤貧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養孤鞠遺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扶弱擊强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排佛斥老人所難行者君能為之施設雖不獲大展布聞其緒餘亦足以使人興起也從容乎武信之遊款曲乎西州之行留連委曲乎合江仁懷之避地歲月推遷情意一日未有如予之知德華

最深而德華敬予最至也師友味濃死生分隔可勝痛哉梗塞修辭長號致酹靈其有知髣髴來享

祭心友羅東父文

嗚呼道之難明久矣蜀坤文之地也孔子之徒三千蜀無與焉孟子高門弟子蓋不少蜀無聞焉我宋濂溪先生繼孔孟絶學於千載之後仕於吾州宜速肖者衆而當時所予進僅見於張子宗範養心亭一說至於太極通書至德要道乃傳於河南二程先生又傳於橫渠上

蔡和靖思叔龜山諸先生而蜀又無聞焉百有餘歲至文公朱先生集二程子及諸先生之大成以陶冶斯世升其堂入其室者徧滿天下而吾蜀奮起卓之大志不遠萬里往而親炙者惟吾鄉性善先生與浩陵蓮蕩先生二人則斯道之傳不亦甚難矣乎惟性善得吾文公之心蓮蕩得文公之易其統不為不正其道不為不大其學不為不精粹而世之好尚者鮮則道之難明不亦又甚矣乎吾友東父資稟粹而識見明雖從事科舉業

時又存心孔孟玩志伊洛自弱冠與某兄弟相往來務格物致知求聖賢之心逾半百不少變家事蕭疎塲屋屢跌窓如也亦足以見吾友體認深而造詣至矣雖未得為文公徒而私淑諸人也某去年辭官將欲相與徜徉林泉資琢磨磋切以力行求至而遽聞傾逝可勝痛哉可勝惜哉夫君子彫謝則旺氣衰明哲云亡則正道晦吾友闕吾道盛衰者也而止於此道其果難明矣夫遥寄一奠不勝號慟靈其來歆

天府疏

伏以清虛一大之中默存主宰冲漠洪濛之始神運機緘宜有真靈妙斡元化自我民而視聽奉帝意以周旋求福不回如響斯答恭惟萬善之長五常為仁道惟切於好生職務司於錫福申休釐祉覃顯悉幽敢瀝凡衷仰塵聖聽伏冀高明下耳工宰垂慈俯憐哀痛之誠大沛洪龐之澤神盟鬼詛盡雲薄以天空債主寃家即水消而氷釋纖塵不滓厚夜長春

功德疏

流虹繞電五百年元聖之篤生就日望雲千萬歲洪休之虔祝矧堯天之在上正佛日之居中式披海藏之文用介河沙之福伏願金輪益固玉燭彌調等南極之老人有光其應同西方之壽相無量斯年嘉與含生同躋仁域僧寺

長發儲休光啟虹流之慶天保報上歡騰鼇扑之情矧同三千臣之心祈永億萬年之命仰企紫霄之御恭披

玉笈之文伏願弼我丕基受天明命文舞干羽邊無飲馬之虞仁銷戈矛農有夢魚之慶斂時五福錫厥庶民

代趙守為民祈雨羅漢道場疏 大寧監

大旱望霖曾不終朝而不終日至心白佛先皈依法而皈依僧慈雲即滿於太空法雨溥霑於天下有言至再惟願登三

祈雨疏

伏以齋心籲帝冀生百穀以成歲功憫雨責躬期不終朝而滿天下香煙繚處甘澤隨來一念間酌水獻花彈指頃決渠荷鍤溫飽遍他諸法界仁慈端自大神通

三宣

僭恒暘若其責在吏不責在民歸斯受之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彈指三千諸世界至心五百大阿羅鉢盂承來洒成甘雨拄杖插處涌出源泉溪流岸岸深已失三春之穫稉農務村村急無妨九夏之耕鋤知感佛菩提無

窮食供養

三宣引咎

憂民閔旱霈微雖沐於屯膏白佛熏香霶霈願霑於解雨思致咎實由於拙守痛無辜何與於生靈苛政重斂稔愁嘆之聲滯獄繁刑積寃傷之氣離散未安於鴻鴈縱橫猶肆於豺狼教化悖施膏澤不下居焉謬政罰以愆陽深責己以凌兢悉與民而洗滌懇寸心之懺悔冀五眼之開通三日以往為霖油然作而沛然下八政之

先曰食生者衆而用者舒

紹慶府勸農文

勸課農桑太守當務也然黔中之俗不憂細民之惰農而患豪民之妨農黔地幽深僻遠民生其間無兵革盜竊之虞莫不知以剪荆棘啓山林側耕危穫為務獨其閭豪強狡險之家志務貪慳計專刻剥不求富於詩書而並緣數罹以傾農之粟菽不用巧於文章而工設機穽以罄農之貲財繭絲竭而并布縷牛畜蕩則質妻孥

敲朴任情役使無節外馬出入臺府以張聲勢交結公胥以固威權百端誇耀以堅其畏信千計圍繞以絶其辨明是至執鋤秉耒飲恨衙寃不急則逃田野曠而種藝疎職此之由今太守丁寧告戒當職決不為非法之科爾豪民斷奴肆暴橫之斂太守惟知有公陸梁者勿恃爾力太守惟知有法狡險者勿矜爾智主佃相資患難相恤疾病相扶困乏相賙孝悌忠信相勉則人民日聚田野日闢粟帛日多貨財日富風俗日美此爾民之

福而太守之願也苟違斯言罰及爾身不可悔

十一年二月勸農文

農而加以勸為惰農者設也農而至於惰由妨農者致也太守始至灼見此弊抑豪强戢貪暴去狡獪除横斂省徭役務使爾農無惰而不待於勸也整整三年既有明效爾民之所知也今太守將去矣天下事要在始終之如一爾民其循循勉勉强者毋復横以失良心貪者毋復肆以喪善心狡獪者毋復縱而變爾遷善改過之

心勸農桑者毋懈惰廢弛而棄爾服田力穡之心而太守決不以將去而怠於擊強怠於戢貪怠於禁暴決不以將去而妄有一毫科取需求以煩爾民而隳前功也太守之言信如金石爾民敬而聽之毋忽

大寧監勸農文

出入阡陌劬民勸耕二千石之先務也今時既急於平時而大寧尤切於他郡請為爾民詳言不可不勉者四他郡屢經殘破容冀免賦蠲租大寧築底世號桃源租

賦不可寬假汝民不可不勉者一也常歲有下流之粟可補乏闕今回易不通無所仰哺爾民不可不勉者二也石田磽确耕鑿無幾而商旅雲集流移輻輳生者寡而食者衆爾民不可不勉者三也山深土寒五穀晚熟而密邇邊陲秋風早驚爾民不可不勉者四也夫爾民徒知歲仰煎煮以為衣食而不知時異事殊知地居險僻可保安寧而不知長慮却顧此太守之所甚憂也方茲春事正殷土脉已動宜同爾父子合鋤耦耕土地之

未闢者闢之毋使地利之有遺也田疇之未易者易之毋使地力之不盡也婦力於蠶毋樵彼佚薪而弗烘于煖也女勤於布毋不績其麻而市也婆娑也斷斷然家以務本為心切切焉人以逐末為戒菽麥如水火毋資之他所而自不飢布帛如丘山毋仰之他人而自不寒穡事早登武功載纘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穀乃甲冑備乃弓矢據險守阨以護鄉井而保妻子此太守望爾民之至心也若夫順豐年逆時雨禁貪暴戢寇攘爾民之

望於太守者予亦知所自勉焉

夔州勸農文

勸耕舊典也太守自令而倅倅而州七年於夔扈農之辭亦既諄諄矣今春當告民以新去冬烽烟四起鉦鼓時聞蜀西之民以圖事不早狼狽困窮所賴玉帳密運奇謀掃清大敵保三蜀而護全夔爾民得以安業者拜擎天之賜也今春事方殷東作當秩可不以早之一字為爾民勸乎火種者宜早燒畬水種者宜早稼澤磽田

宜早墾闢原田宜早服耒深耕易耨使五種早生勤耨
亟耘使九穀早熟桑早蠶麻早緝事育之計早圖禦冬
之蓄早備早滌場早納稼早輸送早蓋藏早保聚毋爭
鬬訟獄博奕荒耽以害汝之早務和順輯睦相扶相助
以成汝之早此太守深望於爾民者也不横科需不急
追擾不差黃皂下鄉不容公吏生事使爾生計早遂此
太守務安於爾民者也人人早思事事早辦則一冬早
早快活太守視爾民如一家父子故以早為告爾民敬

而聽之毋忽

廣安旱代趙守榜文

竊見本軍旱暵逾常祈禳未應稻苗已稿歲事可憂當使修己省愆自責興利除害外尚慮曰官曰吏若士若民舊染入深未知悔悟是致天怒未解雨澤愆期今具合行悔懼十條揭榜市曹發下縣鎮張掛曉諭庶遠近通知上下改革共回天意

一當使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措其治凡從

前苛政之害民者已即掃去善政之利民者已即舉
行訟獄淹滯者已為疏決寃抑無告者已為伸理求
直言以達幽隱平斗斛以便供輸又將思賑窮之策
求弭盜之方徭役不興賦斂從薄官則進賢能而退
凡庸吏則用循良而斥貪刻當使加之廉謹儉約教
誨撫字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格天心
一士大夫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振吾職
凡從前政事煩擾務去以便民號令峻迫務弛以寛

民職教化者憫三綱五常之盡斁而念念修明斂財賄者念民膏民脂之已竭而勤勤寬恤居幕府者慨然興懷而振起條章法制之壞司狂獄者惻然動心而哀矜桎梏捶楚之傷筦庫之士念一錙一粒出於民而毋欺其出入民社之家思一飲一食得之民而深切其撫摩自州而縣自縣而鎮檢身戢吏懲忿窒慾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來天眷

一吏胥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効吾役凡

從前欺公罔上之心害民益己之習貪慳黷貨之念宜一切洗濯思巧法傷人終遭凶禍而發仁心思害衆成家終非長久而生畏心思橫取悖入終必破敗而守常心毋徇權勢毋害善良毋欺困弱毋黨凶盜自吏而胥自胥而徒相告相戒相勉相率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免天殃

一為士者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成吾道

凡從前言語動作或不合於聖賢措置云為或有負

於名教宜一切省察入則實孝父母出則實悌長上
兄弟實用其愛敬朋友實用其誠信實欲仁民實欲
愛物毋盤遊毋逸樂毋言堯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
而中木石父以詔子兄以詔弟勤勤勉勉俯仰無愧
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致天休
一為農者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力吾耕
凡從前播種耕鑿或不本於神農長養斂藏或不尊
於司嗇不辱作勞歟不服田畝歟布帛菽粟狼戾而

不知檢歟暑雨祈寒怨嗟而不悔歟不則仰不知事
父母俯不知育妻子疾病不相救守望不相助窮困
不相賙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致此大戾宜一切懲創
遷善遠罪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回天意
一百工之事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利吾
器凡從前侈美華麗之奇苟簡固陋之習宜一切蕩
滌冶者精鎔治而革去朽鈍陶者精埏埴而毋事苦
窳攻皮必堅攻木必良切磋必易斲削必善毋售麤

以為精毋飾惡以為良毋鹵莽而苟目前毋滅裂以
欺後日陶冶塼埴金木皮色更相勸勉更相表率庶
幾可以感召和氣而弭天灾
一行商坐賈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為吾
資凡從前飾偽售假以為良圖機計巧算以為能事
者宜一切悔艾毋事豐息毋窺厚利毋欺權衡毋詐
度量毋變亂真假毋移易白黑毋乘人之急毋要時
之艱毋聾聵昏癡毋籠罩拙訥由城郭而郊野由郊

野而道途務相勸告務相禁止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消天變

一道釋者流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遂吾學凡從前相願諸佛而心不諸佛冠衣老子而行不老子宜一切動悟毋懶惰睡眠而不勤禮誦毋放縱畜養而不顧因緣毋佛前偃蹇而恬不以為罪毋寺觀賭博而慣不知其非毋簿人供施毋强人莊嚴毋貪貨財毋嗜酒肉自禪而律律自觀而龕更加警省更相

啟導庶幾可以感召和氣而遄天譴

一軍禁之士當深自悔懼思年穀不登則無以足爾之食凡從前放肆暴橫之習鈔掠掃蕩之心宜一切改圖思地無民則我寧獨存民無食則我寧獨活毋謂天高地厚毋謂鬼遠神幽毋謂世道終不清毋謂王法終不行毋掠人貨物毋毀人屋室毋伐人林木毋驅人牛羊使田野安居則爾之糗糧自豐市井完聚則爾之飲食自足老者語壯智者誨愚斷自於今